廣近思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近思錄

(一)

張伯行輯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周近思錄

廣近思錄羣書姓氏

張南軒先生
文集
史論
呂東萊先生
文集
別集
集錄
黃勉齋先生
文集
講義
經說
許魯齋先生
文集

遺書

薛敬軒先生
文集

讀書錄

胡敬齋先生
文集

居業錄

羅整庵先生
文集

困知記

廣近思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道體

張南軒曰。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redacted]於是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

張南軒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

張南軒曰。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其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

張南軒曰。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涬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

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

張南軒曰。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者。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一已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澈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張南軒曰。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爲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眞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

張南軒曰。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張南軒曰。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遠乎。卽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入仁而道不窮矣。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張南軒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張南軒曰。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張南軒曰。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卽是二本。

張南軒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張南軒曰。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

張南軒曰。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張南軒曰。若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張南軒曰。事物之始。無有不善。然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天下。亦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齊而流爲惡耳。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能保其性之善。不自流於惡爲一物耳。

張南軒曰。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卽其盡於己者也。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張南軒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乎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理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呂東萊曰。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若曰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貞者異乎此。其可乎。

呂東萊曰。中和之中。以人言也。中庸之中。以理言也。遺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呂東萊曰。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爲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爲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屬乎性爾。

呂東萊曰。目耳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

呂東萊曰。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呂東萊曰。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

呂東萊曰。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無不卽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聞。

黃勉齋曰。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

黃勉齋曰。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爲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閒。

黃勉齋曰。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於根。冰凝於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黃勉齋曰。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火以木而後成。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歇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黃勉齋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爲旱。交感之太過。則爲雨。陽有餘陰不足爲煖。陰有餘陽不足爲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爲風。

黃勉齋曰。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爲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爲入道之始。而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

黃勉齋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

黃勉齋曰。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爲水。

黃勉齋曰。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

黃勉齋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

黃勉齋曰。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之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

黃勉齋曰。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迷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

黃勉齋曰。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黃勉齋曰。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

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

黃勉齋曰。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

黃勉齋曰。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強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蓄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

黃勉齋曰。性稟於天。故在人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汩之也。迨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

黃勉齋曰。性卽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楊佛氏則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

黃勉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所必然也。

黃勉齋曰。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

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虛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固不可。舍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爲夏爲秋爲冬。皆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

黃勉齋曰。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施。智者義之極。仁者舒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斂之始。智者斂之極。

黃勉齋曰。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

黃勉齋曰。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

黃勉齋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

分陰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許魯曰。齋。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斁者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爲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爲著明。

許魯齋曰。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爲三才。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許魯齋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許魯齋曰。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卻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許魯齋因霜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

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許魯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卽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是分殊也。

許魯齋曰。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

薛敬軒曰。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薛敬軒曰。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卽無極而太極也。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太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

薛敬軒曰。卽無極而太極觀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閒也。

薛敬軒曰。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薛敬軒曰。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

性無不在。性爲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卽太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卽太極。以妙用而言謂之神。神卽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卽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爲太極。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爲太極。心統性情。心爲太極。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爲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爲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尙。萬理之總名也。

薛敬軒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天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薛敬軒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薛敬軒曰。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記所謂人生而靜爲天之性。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爲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薛敬軒曰。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卽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薛敬軒曰。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薛敬軒曰。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薛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間斷處。

薛敬軒曰。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薛敬軒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離。亦不相離。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之。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薛敬軒曰。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言。其實一也。

薛敬軒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薛敬軒曰。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

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爲耽溺義流爲殘忍禮流爲矯僞智流爲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薛敬軒曰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薛敬軒曰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薛敬軒曰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薛敬軒曰鳥獸皆知寒暖飢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薛敬軒曰人皆知鬼神隱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薛敬軒曰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卽所謂良也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胡敬齋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胡敬齋曰。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中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闔闢天地。始終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胡敬齋曰。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故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而闔闢。小而呼吸。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萬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

胡敬齋曰。夫人卽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卽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

無閒矣。蓋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反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賸著一箇合字。

胡敬齋曰。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胡敬齋曰。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胡敬齋曰。性卽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楊韓之說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羅整庵曰。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禮之彰。鬼神之祕。古今之運。死生之變。吉凶悔吝之應。其說殆不可勝窮。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羅整庵曰。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則無一。然天地閒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

羅整庵曰。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閒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細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

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

羅整庵曰。命之理一而已矣。舉陰陽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爲萬事萬象。性之理一而已矣。舉仁義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爲萬事萬象。雖衆。卽一象而命之。全體存焉。萬事雖多。卽一事而性之。全體存焉。

羅整庵曰。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沖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羅整庵曰。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羅整庵曰。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爲知道者道爾。

羅整庵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

羅整庵曰。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其當然者。皆是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以謂天人一理。

羅整庵曰。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羅整庵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閒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卽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開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耶曰敬。

羅整庵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羅整庵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爲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爲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爲之經。喜怒哀樂爲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羅整庵曰。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

廣近思錄卷之二

爲學

張南軒曰。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

張南軒曰。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

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行有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卽爲自棄。尙何所進哉。

張南軒曰。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爲驚怪恍惚之見。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爲準的。誠明訓也。

張南軒曰。聖人教人。不越致知力行。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行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

張南軒曰。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間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耐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卽成間斷。亦何

益也。

張南軒曰。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

張南軒曰。升高自卑。陟遐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邇者。而渺茫臆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彼蓋未知聖賢本末精麤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

張南軒曰。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

張南軒曰。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灑埽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無間。渙然和順。而內外精麤。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

張南軒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

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寖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

張南軒曰。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達。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荊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爲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達。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

張南軒曰。正大是指其體。要須有下手處。宏毅兩字。乃學者下手處也。與正大本相須。就其體言之。天理渾然。正且大也。推其用言之。散在事物之間。精微曲折。正大之理。無不存焉。學者當默存其體而深窮其用。則所謂宏毅之功。不可以不進也。然就學者用工。常患於偏。欲其宏則懼夫肆。欲其毅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之正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工。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力耳。

張南軒曰。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

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間有所稟。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量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

張南軒曰。所爲進學之方則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旁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臆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

張南軒曰。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晝。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輛。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

張南軒曰。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

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

張南軒曰。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特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

張南軒曰。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己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

張南軒曰。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胷中見得灑落。世間所說。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

張南軒曰。來諭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間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舍焉。則寖有味。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張南軒曰。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爲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

張南軒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

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

張南軒曰。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貴日用閒做實工夫。卻不可想象臆度。

張南軒困乎齋銘曰。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睨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已。

張南軒蒙齋銘曰。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於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澈。源源曷已。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尙其懋之。

張南軒顧齋銘曰。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愷愷。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張南軒四益箴曰。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閒。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於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遵。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詭論俚辭。當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呂東萊曰。散漫歇滅。蓋學者同病。而操存體驗之要。近歲師友閒講之亦甚詳。往往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到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工。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寘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悔於此也。

呂東萊曰。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

呂東萊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夫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呂東萊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呂東萊曰。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

呂東萊曰。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麤得味。卽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麤厚。思慮麤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呂東萊曰。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

呂東萊曰。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爲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

呂東萊曰。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

呂東萊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姑爲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呂東萊曰。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呂東萊曰。大抵爲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呂東萊曰。人能以應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以實心觀之也。

呂東萊曰。或問五峯何以爲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呂東萊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呂東萊曰。爲學只爲放過處多。因舉孟子攘雞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這次且恁他。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改。

黃勉齋曰。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美矣。用之不專。進之不立。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歧。忽然而中止。安能有志乎。

黃勉齋曰。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黃勉齋曰。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

黃勉齋曰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奧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奧精辨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潭潭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閒矣

黃勉齋曰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力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

黃勉齋曰爲學是終身事須是大著心胸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旦晝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黃勉齋曰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小大皆有可取按羅振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

黃勉齋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淆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

黃勉齋曰。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欺。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爲其所惑。甚可憐也。

黃勉齋曰。如許重擔。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沈浮世間。與庸人奚異。百年之身。世間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身矣。可不大懼。

黃勉齋曰。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礲乎義理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郛。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毖懦怯懾。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焉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舍此宜無急焉者矣。

黃勉齋曰。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

黃勉齋曰。喜怒哀樂爲人心。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仁義禮智爲道心。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

則喜怒哀樂之閒。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

黃勉齋曰。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源。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

黃勉齋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黃勉齋曰。以貧爲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

黃勉齋曰。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

黃勉齋曰。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成箇人物。

黃勉齋曰。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爲可貴。豈直一命之爵十金之產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依歸。豈可不誦之終身而遽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

黃勉齋曰。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

黃勉齋曰。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盡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大吾心而達觀之。不見其爲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己。推其所以望於已者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匿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舊之情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

黃勉齋曰。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便生厭惡。若以二者爲非而別求方法。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

黃勉齋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顚連無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

其說。丁卯下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黃勉齋曰。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

黃勉齋曰。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

許魯齋曰。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率陷於自欺而後已也。

許魯齋曰。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以者分殊。

許魯齋曰。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己成物是也。

許魯齋曰。可以爲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許魯齋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許魯齋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愼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凝滯。齊人歸女樂、膰肉不至。孔子行。見幾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所也。

許魯齋曰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人之心力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做。

許魯齋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韋賢輩。何晏集諸家之善。則又賢於禹。然視其所爲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眞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許魯齋曰。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血氣爲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

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爲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許魯齋曰。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

許魯齋曰。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爲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

許魯齋曰。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其亦賢乎。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許魯齋曰。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異。皆末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

薛敬軒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薛敬軒曰。聖人之所以教。賢者之所以學。性而已。

薛敬軒曰。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薛敬軒曰。經書所載。皆天地間事。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高而不伐矣。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

薛敬軒曰。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謂心中有理也。

薛敬軒曰。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

薛敬軒曰。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卽理。而天卽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體無不貫。極其廣大無窮之量矣。

薛敬軒曰。爲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病。

薛敬軒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一字心在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歟。

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薛敬軒曰。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知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如何爲復。如何爲戒愼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眞。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薛敬軒曰。爲學是時時處處做工夫。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

薛敬軒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薛敬軒曰。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聖賢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薛敬軒曰。精麤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麤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爲異端。

薛敬軒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薛敬軒曰。秉心塞淵。可以爲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斁。可以爲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薛敬軒曰。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薛敬軒曰。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

薛敬軒曰。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爲習。此特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薛敬軒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薛敬軒曰。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

胡敬齋曰。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胡敬齋曰學不爲己雖博觀廣取義理無湊泊處

胡敬齋曰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慾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閒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胡敬齋曰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在這裏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胡敬齋曰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

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己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胡敬齋曰。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卽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卽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揩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胡敬齋曰。持敬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胡敬齋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常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胡敬齋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胡敬齋曰。觀書須有感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悅懌之意。所入必深。

胡敬齋曰。敬以直內。是養得仁義禮智之性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曰大本。義以方外。是達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于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胡敬齋曰。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

來。此則是大賢。

羅整庵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造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羅整庵曰。忠信二字。吾夫子屢以爲言。此實入道之本也。常人無此。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君子之學。期於成己成物者乎。若於忠信有所不足。則終身之所成就從可知矣。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羅整庵曰。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係於有節與無節爾。

羅整庵曰。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在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愼其獨。其以此夫。

羅整庵曰。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卻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愼獨工夫。

羅整庵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工夫卽是一般。但告樊遲者較分明易下手。年來常自點檢。只此數語。都不曾行得成片段。如何便敢說仁能守之。

廣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

張南軒曰。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衆矣。非一一而窮之。則無以極其理之著。然所謂窮理者。貴乎能有諸己者而已。

張南軒曰。理有會有通。會而爲一。通則有萬。釐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涬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

張南軒曰。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

張南軒曰。天理人欲。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理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亂。

張南軒曰。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

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所謂不知其得失者。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閫奧者。當窮究其閫奧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胸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胡閃避而已也。

張南軒曰。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閒。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卻正理。

張南軒曰。大學誠意。是下工夫要切處。

張南軒曰。論語首篇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

張南軒曰。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張南軒曰。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

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閒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閒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

張南軒曰。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

張南軒曰。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

張南軒曰。世俗之好怪也。雖搢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他。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

張南軒艮齋銘曰。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具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繄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呂東萊曰。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卻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妥貼。釋然心解乃是。

呂東萊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呂東萊曰。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呂東萊曰。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深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疏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

呂東萊曰。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

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呂東萊曰。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爲善。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某書。明日讀某傳。習其前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承乾之義否。呂東萊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戶。

呂東萊曰。葛覃卷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詩並歌。

呂東萊曰。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呂東萊曰。後生看先儒議論。則養得厚。

呂東萊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呂東萊曰。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關範、治體、議論、處事。

呂東萊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衆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黃勉齋曰。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

黃勉齋曰。致知乃入道之方。原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未能合一。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

黃勉齋曰。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

黃勉齋曰。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

黃勉齋曰。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之精也。

黃勉齋曰。易之爲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生焉。聖人作易。蓋本乎此。

黃勉齋曰。一部易書。原其本意。卻只爲教卜筮而作耳。蓋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況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卜筮。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

黃勉齋曰。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

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

黃勉齋曰。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眞可爲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汎然徒爲誦記而已。

黃勉齋曰。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

黃勉齋曰。學者立心。當以持養省察爲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

許魯齋曰。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眞。果能眞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眞。然後道篤行之一句。

許魯齋曰。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許魯齋曰。若能明德。都總了盡心知性。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許魯齋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所當然。

許魯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是也。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爲。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修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許魯齋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許魯齋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許魯齋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許魯齋曰。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伊川自少說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

許魯齋曰。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

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義。姑闕之可也。

許魯齋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薛敬軒曰。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薛敬軒曰。程子論恭敬。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麤淺之事。尙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薛敬軒曰。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

薛敬軒曰。經書皆聖賢言也。由其言。得其心。則在人焉耳。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薛敬軒曰。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之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薛敬軒曰。自有大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薛敬軒曰。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薛敬軒曰。物理之極處。卽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薛敬軒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言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薛敬軒曰。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薛敬軒曰。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蓋始言一理。卽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卽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爲一理。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卽天命之性矣。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

筮之意於千古之上讀易者各卽其意而觀之可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薛敬軒曰天地暌而其事同也男女暌而其志通也萬物暌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薛敬軒曰剝盡爲坤陽生爲復夬盡爲乾陰生爲姤聖人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薛敬軒曰治亂無不自微以至著復姤初爻可見。

薛敬軒曰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薛敬軒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儒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

薛敬軒曰春秋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薛敬軒曰。春秋辭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薛敬軒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薛敬軒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僞辭。劉靜修曰。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薛敬軒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識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

胡敬齋曰。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胡敬齋曰。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勿喪。在於誠敬。

胡敬齋曰。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也。

胡敬齋曰。當然處卽是天理。

胡敬齋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麤疏草略。縱敏者亦略見彷彿而已。

胡敬齋曰。讀書須著實理會。旣曉其文義。便眞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

胡敬齋曰。四書六經之理。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用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而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旣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胡敬齋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胡敬齋曰。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胡敬齋曰。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胡敬齋曰。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胡敬齋曰。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胡敬齋曰。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胡敬齋曰。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胡敬齋曰。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胡敬齋曰。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卽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爲當世而作也。

胡敬齋曰。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爲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胡敬齋曰。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

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胡敬齋曰。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則當由是以窮理。

胡敬齋曰。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胡敬齋曰。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胡敬齋曰。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煞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胡敬齋曰。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果能於此處眞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也。

羅整庵曰。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以爲通徹無閒。吳敬庵曰。通徹無閒。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爲明白而深長。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麤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合是數說觀之。程子之意了然矣。

羅整庵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

也。

羅整庵曰。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學易之功也。占也者。聖人於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以爲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固能適裁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於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尙。則君子亦未嘗不與衆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於是乎。

羅整庵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羅整庵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來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是註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羅整庵曰。程子論大學。則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論語孟。則曰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論中庸則曰善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爲人之意。何其惓惓若

是哉。

羅整庵曰。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稜合縫工夫。

羅整庵曰。中庸首言戒懼愼獨。卽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少格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卽分明指出道體。正欲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在其中矣。末章復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卻少知字不得。所以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曰近、曰自、曰微。皆言乎其本體也。性也。曰遠、曰風、曰顯。皆言乎其發用也。道也。知此則有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戒懼愼獨。方有著力處。故曰可與入德矣。大學所謂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其致一也。

羅整庵曰。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爲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卽誠意正心之功也。修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爲異說。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煞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怍。其孰能與於此。

羅整庵曰。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然而伏也。

羅整庵曰。程子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蓋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所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遺。凡古聖賢經書微言奧義。自然通貫爲一。而確乎有以自信。

羅整庵曰。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愼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羅整庵曰。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羅整庵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案底。

廣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

張南軒曰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

張南軒曰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張南軒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張南軒曰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孔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

張南軒曰。思慮時擾之患。此正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尙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

張南軒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張南軒曰。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

張南軒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

張南軒曰。所諭雖聞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烏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渙散乎。

張南軒曰。古人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枵腹不食而求飽也。

張南軒曰。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皆其深造自得者然也。學者於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如此下工。遽欲想象、強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害反大矣。

張南軒曰。伊洛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眞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謂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拽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

張南軒曰。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

張南軒主一箴曰。人秉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張南軒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總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義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詒同志。

張南軒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徹。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張南軒石銘曰。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話言。式循爾東。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蕭攸保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儆爾慵。

呂東萊曰。日用閒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銷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爲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呂東萊曰。須令胷次開廓舒泰爲佳。

呂東萊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呂東萊曰。大槩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呂東萊曰。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呂東萊曰。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呂東萊曰。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覺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呂東萊曰。以立志爲先。以持敬爲本。

呂東萊曰。爲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當以居敬爲本。

黃勉齋曰。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著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

黃勉齋曰。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詖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

根本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

黃勉齋曰。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

黃勉齋曰。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

黃勉齋曰。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在內者愈重。眞積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翛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爲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

黃勉齋曰。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舉不足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淡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

許魯齋曰。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蓋惟敬。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許魯齋曰。人稟天命之性爲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爲一。但衆人多爲氣稟

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前。與無人獨處。卻便放肆爲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愼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卽惡。惡是氣稟人欲。卽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卽執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許魯齋曰。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許魯齋曰。爲學之初。先要持敬。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是不敬。

薛敬軒曰。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薛敬軒曰。欲淡則心淸。心淸則理見。

薛敬軒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薛敬軒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薛敬軒曰。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薛敬軒曰。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薛敬軒曰。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使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

薛敬軒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薛敬軒曰。莊子曰。嗜慾深者天機淺。蓋嗜慾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薛敬軒曰。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氣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盈而不可遏。若冬煖元氣露泄。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疫癘作矣。

薛敬軒曰。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妄者能識之。

薛敬軒曰。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

薛敬軒曰。操心之法。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薛敬軒曰。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薛敬軒曰。方爲一事。卽欲人知。尤淺之尤者。

薛敬軒曰。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薛敬軒曰。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薛敬軒曰。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正。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胡敬齋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胡敬齋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致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胡敬齋曰。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爲涵養。動爲省察。總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胡敬齋曰。學者能知操存省察。德方有進。

胡敬齋曰。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事順治。主一之久。至無間斷則熟矣。

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胡敬齋曰。心不操卽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胡敬齋曰。理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

胡敬齋曰。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暢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胡敬齋曰。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爲義之體也。

胡敬齋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之謂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胡敬齋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故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胡敬齋曰。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終帶了些清高意思。如曰心廣體胖。曰睟面盎背。曰充實光輝。此眞有道氣象。

胡敬齋曰。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破。則知所用力。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羅整庵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時。存養卽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也。

羅整庵曰。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卽非所以爲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爲言。卽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底。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攙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無往而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此理終非己有。亦無得他受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羅整庵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覩。無方體可求。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所謂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愼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

廣近思錄卷之五

克治

張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末由返也。

張南軒曰。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日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

張南軒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眞爲要切也。涵泳體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患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爲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

張南軒曰。夸勝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功。銷磨乃善。

張南軒曰。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

閒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

張南軒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張南軒曰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麤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閒之竊發耳

張南軒曰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

張南軒曰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之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

張南軒曰閨門之閒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工其道固莫如敬若於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減

張南軒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張南軒曰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閒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處毫釐之閒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曰。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病可去。

張南軒曰。人所以有喜怒。亦志動氣也。但曰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張南軒曰。心本無鄙詐易慢。而鄙詐易慢生焉。猶水本清。爲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

張南軒曰。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

張南軒曰。去私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顏子沈潛積習之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

張南軒曰。學者苟有一毫靠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爲眞實。但才不近裏。便是靠外。分毫之間。最爲難察。

張南軒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蹙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浸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

張南軒曰。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欲。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

張南軒曰。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閒。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

他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

張南軒克齋銘曰。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意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絿。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張南軒敦復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攻。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呂東萊曰。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

呂東萊曰。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咈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呂東萊曰。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

呂東萊曰。大抵根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澄之又澄耳。

呂東萊曰。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

呂東萊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也。

呂東萊曰。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呂東萊曰。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尙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呂東萊曰。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呂東萊曰。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眞有力者也。

呂東萊曰。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能惡衣惡食。在衆中不愧方可。

呂東萊曰。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吝鄙者必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呂東萊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

黃勉齋曰。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

黃勉齋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深戒。

黃勉齋曰。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爲氣所勝。未能遽易其習尙之偏者。然志氣之帥。苟有其志氣。亦安能卒勝之耶。人之氣稟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折。而柔者難扶。安知前日爲吾病者。不反以贊吾今日自治之決耶。

黃勉齋曰。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爲吾心之累。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犇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盤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

黃勉齋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

黃勉齋曰。閒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顧衰晚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

黃勉齋曰。人生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說

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

黃勉齋曰。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騖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

黃勉齋曰。忠義之心。人誰無之。顧志昏於義。氣怵於利。則畏懦蓄縮。不能以克此心耳。

黃勉齋曰。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幷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

黃勉齋曰。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

許魯齋曰。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爲。有人之所爲。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爲。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在乎天之所爲。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問、不遷怒。許魯齋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爲始。

許魯齋曰。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是成己。雖頗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己事。別人事雖壞了不恤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所爲又全別。

許魯齋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要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小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如舜事瞽瞍。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阬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

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

許魯齋曰。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

許魯齋曰。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爲濁。濁者可變而爲清。美者可變而爲惡。惡者可變而爲美。

許魯齋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

許魯齋曰。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許魯齋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許魯齋曰。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薄俗昏愚。鮮克由禮。

昔爲師友。今爲路人。滔滔者皆是也。

許魯齋曰。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

許魯齋曰。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

許魯齋曰。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

許魯齋曰。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許魯齋曰。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已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或辨之不止。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

許魯齋曰。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

辟敬軒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治最難。

辟敬軒曰。少欲覺身輕。

辟敬軒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

辟敬軒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辟敬軒曰。纔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可言者少也。

辟敬軒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

妄人也。又何較焉。

薛敬軒曰。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薛敬軒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薛敬軒曰。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薛敬軒曰。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薛敬軒曰。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薛敬軒曰。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爲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薛敬軒曰。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薛敬軒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蠢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薛敬軒曰。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爲克治之法。

薛敬軒曰。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澂然。

薛敬軒曰。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息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薛敬軒曰。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薛敬軒曰。惟無欲最高。有欲則卑矣。

薛敬軒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愼獨也。

薛敬軒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偸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薛敬軒曰。目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薛敬軒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多少忿忮勞擾。

薛敬軒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胡敬齋曰。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胡敬齋曰。義以制事。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斫。

胡敬齋曰。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胡敬齋曰。人之氣貴乎剛。卻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

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胡敬齋曰。日用閒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私意起。便克去。此進學之要。

胡敬齋曰。不合理事。便不可爲。故曰非禮勿動。

胡敬齋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閒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

胡敬齋曰。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胡敬齋曰。某在祐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顚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因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顚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胡敬齋曰。私於己者必害於己。與衆同利者。利莫大焉。

胡敬齋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胡敬齋曰。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閒斷。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豫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羅整庵曰。顏子克復。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

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閒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羅整庵曰。程子有云。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阬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此言於人甚有所警發。但不知如何出脫得也。然上文已有物各付物一言。只是難得到此地位。非物格知至而妄意及此。其不爲今之狂者幾希。

羅整庵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眞。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羅整庵曰。格致學之始也。克復學之終也。仁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

羅整庵曰。操舍之爲言。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無令放失。卽此是操。操卽敬也。孔子常言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羅整庵曰。人之常情。有多喜者。有多怒者。有多懼者。有多憂者。但一處偏重。便常有此一物橫在胸中。未

免礙卻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

羅整庵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

廣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

張南軒曰。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

張南軒曰。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欽。以至朋友之不信。事君之不忠。蒞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凡一毫有歉乎其中。則爲有辱乎其親。爲其有以害於性故也。故君子戰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保其性。以無失其身。而無辱乎其親。

張南軒曰。攷諸聖賢之訓。所以顯揚其親者。蓋有其道。惟反求於身而勉焉已。

張南軒曰。家庭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張南軒曰。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爲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議。則爲欺僞。不敬莫大焉。惟致哀遵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孚。勉爲在我者可也。

張南軒曰。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人豈或忘其親哉。以爲神之之義或黷焉。則失其理故也。

張南軒曰。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於義理不至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呂東萊曰。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雖肅遜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既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呂東萊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爲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卻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便須量其勢。放一二版水以洩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卻用放五分不得。

呂東萊曰。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

呂東萊曰。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胸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掩而忤人疾者。此尤是緊切用工處。

呂東萊曰。大抵房族閒。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蔓延令大。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言。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己正而勿問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貞之義。

呂東萊曰。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閫範一書所宜詳閱。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尙有可愧。外雖奮振束厲。終亦無力。

呂東萊曰。禮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皆足而無待於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後可行志。閒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足知此理哉。

呂東萊曰。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旣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惻惻勸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旣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疎漏耳。

呂東萊曰。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闊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

呂東萊曰。田閒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

呂東萊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惟此最可驗學力。

呂東萊曰。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

呂東萊曰。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黃勉齋曰。五典者。天敍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重乎。

黃勉齋曰。古風之日遠而流俗之益薄。人欲之日熾而天理之寖微。粹然生物之心與天地爲一體者。蔑淪泯。臨小利害。未毫髮比。則家庭婦子反面若不相識。

黃勉齋曰。風俗之薄甚矣。不但諺語德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讐。如路人者有之。孩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況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

黃勉齋曰。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

黃勉齋曰。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鬬很。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亦何足爲士哉。

黃勉齋曰。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卽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爲兩幹。卽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卽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幹獨盛而一幹枯。是兄弟相摧殘也。

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蓊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幹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

黃勉齋曰。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黃勉齋曰。禍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歿勢利。使妻妾相訕於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

黃勉齋曰。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尙有爭毫末相鬬閱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

黃勉齋曰。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爲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不厚。

黃勉齋曰。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習尙浮靡。貪榮嗜利。恃氣凌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

黃勉齋曰。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

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胸中無疑。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黃勉齋曰。始予爲兒童。從先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貪者。皆鄙賤而不與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孫至無以爲食。人猶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矣。視俗之所尙。大與曩者異。一簿若尉而求田問舍之計畢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不若是。則子孫惸然折而爲厮役者有之。榮辱之殊如是。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嘗思之。廉而貧、賢也。貪而富、盜也。貪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孫驕且駛。習見其父祖之所爲而效之。其爲盜可勝旣耶。

黃勉齋曰。幹蓍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邱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滌濯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

許魯齋曰。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

天命而苟爲哉

或問天變許魯齋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許魯齋曰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爲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爲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

許魯齋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許魯齋曰爲人臣者當存心於君以君心爲心承順不忘願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爲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爲心願一家之事都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卽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曰便是

許魯齋曰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愼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爲之弱古人以養老爲大事

許魯齋曰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體髮百骸完具物理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爲甚今者尊

長有所賜與心敬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者反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

許魯齋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許魯齋曰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薛敬軒曰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薛敬軒曰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薛敬軒曰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薛敬軒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

之甚矣。

薛敬軒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薛敬軒曰。待左右當嚴而惠。

薛敬軒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裀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顚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

薛敬軒曰。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薛敬軒曰。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胡敬齋曰。夫婦人倫之首。至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修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胡敬齋曰。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爲家。陽不能獨生。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爲室。

胡敬齋曰。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

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胡敬齋曰。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螻蟻所食。

羅整庵曰。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陳澔集說。謂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爲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澔之集說。未爲無功於禮。但小小疏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爲甚。

羅整庵曰。喪禮之廢。莫甚於近世。更不忍言。其所以異於平人者。僅衰麻之在身爾。況復有墨其衰以營營家計者。

廣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

張南軒曰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無閒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

張南軒曰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圖其濟其爲不可驟也

張南軒曰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

張南軒曰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私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爲不輕

張南軒曰。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而忠誠篤至之爲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

張南軒曰。近世議論。眞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於時變。世閒號爲賢者。政墮在此中。況其他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呂東萊曰。將堯舜事業。橫在胸中。此傳說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夢見周公。則心潛誠篤。寤寐無閒者也。

呂東萊曰。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頗似有味。畎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惟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可重耳。

呂東萊曰。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

呂東萊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其孰不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

呂東萊曰。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

呂東萊曰。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

呂東萊曰。正道不絕如綫。惟冀思碩果不食之義。爲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呂東萊曰。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呂東萊曰。元晦聞匈洶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迕。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呂東萊曰。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爲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踣跼。爲衆指笑。意每傷之。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

黃勉齋曰。古之仕者爲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爲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仁。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皆憒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黃勉齋曰。習俗日薄。學者不能盡通其師之意。小廉曲謹。不足以救大本之差。博聞多見。適足以爲實行之累。顧使阿世之徒。得以藉口濟其爲姦之術。而斯文日以塹晦。

黃勉齋曰聖賢之學固求爲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有用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己則內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

黃勉齋曰斡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的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爲常以常爲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留連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異於俗人哉

黃勉齋曰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予於我者不可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

黃勉齋曰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處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皆非所宜也

黃勉齋曰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眞虛度歲月也

黃勉齋曰少而爲學志趨卑鄙意思凡庸無可用之實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謾不知其所職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左拿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

荒下國也。

黃勉齋曰。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爲貧。如爲人傭僱。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彼謗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以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哉。

黃勉齋曰。榦還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舊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患其不進也。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許魯齋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成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許魯齋曰。人處富貴貧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准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卽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爲之事。卽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許魯齋曰。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疏於利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翁

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爲謀。宜其與世疏闊矣。

許魯齋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爲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薛敬軒曰。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薛敬軒曰。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爲科舉之文者。亦能言廉。亦能言義。及其所行。則不廉不義者多矣。蓋惟從事於紙上之虛文。而不知反求諸身心之實也。欲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必行聖賢之道。以其充積者。發而爲義理之文以應科目。他日行其學於有位之時。必名實相符。不至如朱子之所誚。

薛敬軒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薛敬軒曰。聖賢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薛敬軒曰。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

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薛敬軒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相之過。此可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不言齊之失。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薛敬軒曰。雖富衆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薛敬軒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薛敬軒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主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薛敬軒曰。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薛敬軒在內閣時。見曹石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遂引疾致仕。石亨素敬先生。欲爲請敕主鄉里教事。資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歸縣屋梁。及卒發視。乃敕也。令設教以爲己。曷若不辭官爲愈乎。卽日就道至直沽。飢不能舉火。神色自若。曰。我道固亨也。

胡敬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眞儒不能。

胡敬齋曰。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

胡敬齋曰。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胡敬齋曰。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

胡敬齋曰。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胡敬齋曰。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爲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胡敬齋曰。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爲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爲黨。終必敗也。

胡敬齋曰。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胡敬齋曰。今人自置身於卑汙苟賤之中。卻要去外面求貴。

胡敬齋曰。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胡敬齋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有所感。遂肯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動奮發也。

羅整庵曰。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閒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爲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其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爲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名。而亟談道德以爲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羅整庵曰。人物之生。本同一氣。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已者。非人爲之使然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吾義卽所以盡吾仁。彼溺於富貴而忘返者。固無足論。偏守一節以爲高者。亦未足與言仁義之道也。

羅整庵曰。不仕固無義。然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莫不有義存焉。先儒之論。可謂明且盡矣。矧求之聖門。具有成法。爲其學者。或乃忽焉而不顧。將別有所見耶。

羅整庵先生每訓諸子。必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巵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

羅氏整庵僻冢宰之命不赴。人謂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